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六)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六)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讀書雜誌

漢書第十一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

正作謝絕弗復爲通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卽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惑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其殺王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敞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

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史記本始皇之時。印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興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鷓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既將與能二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卽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譌爲且。隸書氏字。或作五。又作巨。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稟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氾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氾譌。

作沮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色，色本作色，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說文：色，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色，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翁天井道碑，堅無色所改也。此傳色，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色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色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色字之譌。故韋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色之譌。色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色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色吾中，史記之色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色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色，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
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
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
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
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褚先生釋
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
字通。楊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死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僇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
論衡。氣壽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
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

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瘴熱

南方暑濕，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也。念孫案：訓瘴爲黃病，則瘴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瘴者，盛也。周語曰：陽瘴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瘴作憚。爾雅釋詁，大雅板篇，大東篇，我瘴人，今本瘴作憚。大

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燂熱。高注曰。燂讀曰賣。賣厚也。義與瘧熱亦相近。瘧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曠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見經義述聞子右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費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尙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

九章曰心絀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爲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

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彗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帶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埽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埽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班固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是也。彗或作彗。枚乘七發曰。凌赤岸。彗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李善以彗爲埽。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埽也。方言曰。汜。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汜。汚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之外。疇焉汜而不俗。是

汜爲汚也。

乘且

及至駕齧郟。驂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且曰。駕則且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且至。釋乘且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且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駑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卽乘且。爾雅。裝。駟也。樊光孫。炎本裝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繁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且暮之且。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馭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道。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

說文隕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謹之爲言遺也。說文謹或作。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馭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氏若

膺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垌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例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竝同文。

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言此書尙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衍字。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答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囿圉

囿圉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囿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囿矣說文囿圉圉所目拘擧人也囿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囿圉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囿圉而免

刑戮其字竝作圉。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死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亡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亡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二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亡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口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眾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四

上迺賜福帛十四。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四，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四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四，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且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亡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刼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亡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賈而民怨，韓子六反

篇賦。欲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字。並誤作恐。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口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

引此正作命。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宣帝以罕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拜。雖有前言。而既開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

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擡也。投石猶言投擡。擡亦投也。廣雅曰。擡。投也。石擡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擡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其匕首以擡秦王。燕策。擡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傳二十八。年百。杜注曰。距。踰。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邳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邳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邳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旣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常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離。是以與治離。或作離。敗聖與等。宜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

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郵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 事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句 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字統下

文而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

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考異曰。小顏解行事為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

可笑。念孫案。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 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

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

字亦總目 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為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

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 諱其行。亦為顏注所感。錢以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

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

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

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

云。案行事考變易。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

云。案行事考變易。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

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敍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爲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爲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卽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屬度也。踰讀曰遙。念孫案。奔當爲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焱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師

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爲字。

生怨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食酒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劉敞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程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鷲。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鷲。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

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𧈧日

白虹𧈧日。念孫案。𧈧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𧈧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𧈧字。莊子秋水篇。還𧈧蟹與科斗。釋文𧈧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𧈧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𧈧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玄鳥篇來假祁祁傳箋並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奢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獫。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獫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獫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敍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獫狁。獫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狁。小雅采芣釋文云。獫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獫狁所逼。釋文作獫。

尤。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考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爲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常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傳曰：劍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

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此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同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同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瘡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瘡於彼

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考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歷議所謂大初元用了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

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考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

也。考工記無以為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公羊傳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為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為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常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

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敝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薄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太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

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

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願為顧念。直為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凡漢書中願字在句首者。如張寶。不反。韓信傳。願王策安決。願諸君弗察耳。願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為特。師古皆訓為念。非也。他篇倣此。直。繩也。言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

常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遵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洽平常爲治平字之誤也。

王嘉傳。以致治平。卽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卽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常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

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其衆少。其於當。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第十三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

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並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並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並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

爲謹敬也。廣雅。劔劔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劔劔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常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並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爲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爲直之文。今本訐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簡切大手相左也左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尤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大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

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並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喜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

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瘡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癩者。律謂之瘡。瘡。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瘡音侈。瘡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瘡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兩瘡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瘡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瘡。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瘡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鮪。自爲應注瘡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瘡人爲瘡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瘡。毆傷曰瘡。是瘡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瘡人爲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並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

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况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及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癩。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按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並作用卿。

尙相得死

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死。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死。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國壞都。師古注都。燾炊之大竈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都大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注都猶大也。總也。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

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僇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僇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轎音儀。說文曰。轎從車義聲。或作獻。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

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

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全。說文。舍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戩戩善諛言。今文作惟諛諛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靖。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諛諛善靖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諛諛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諛諛。諛言貌也。引書曰。諛諛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諛諛善靖。並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諛諛者乎。賈逵注曰。諛諛。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尙書曰。惟諛諛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雁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雁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雁。古謂鵝爲雁，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寧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玄。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烏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寧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寧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寧。此依毛詩改也。寧亦乃也。鄭箋誤解寧字。說見經義述聞。

寧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瘠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為建議勅治。此曲為之說也。建當為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見漢北海固碑中鄭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媮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師古曰。媮亦惰字耳。媮出。媮游也。宋祁曰。姚本媮作媮。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媮。音侑。念孫案。媮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為媮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媮出。說文。媮。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媮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道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也。

媼與媼字相似。世人多見媼，少見媼，故媼譌爲媼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

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敏上言永所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證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衛包所改。尚書撰異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妣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父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修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改官爲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並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予據顏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爲國計便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

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考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歎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

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越。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尙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爲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意並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故與憫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並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康彊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頽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

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鶉鴝

引之曰。杜鵑一名鶉鴝。一名子鵑。鶉鴝一作鶉鴝。一作鶉鴝。楚辭離騷。恐鶉鴝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鶉鴝一名買鶉。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鶉鴝之將鳴兮。服虔曰。鶉鴝一名鶉。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鶉。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鵑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况鶉鴝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鶉鴝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鶉鴝一名杜鵑。至是鶉鴝同聲也。子鵑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鵑。華陽國志。作子鵑。子鵑之爲子鵑。猶鶉鴝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鶉鴝爲子鵑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鶉鴝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鶉鴝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鶉鴝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鶉鴝春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押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卽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非其指矣。徧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獮狂。凡八神也。劉放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耳。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跖

柴屨參差。魚頡而鳥跖。師古曰。頡跖。上下也。跖。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頡跖。猶頡頏也。念孫案。跖者。跖之

譌。附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附與狂爲韻故借爲頡頏之頡。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附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附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旣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離乎慘纒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遑遑

遑遑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枅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枅振。服虔曰。枅。中央也。振。屋椽也。師古曰。枅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枅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枅當作央。今作枅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攙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風。風窺夕之爲窺。窺展轉之爲輓轉。裴笠之爲裴笠。吠畎之爲畎畎。皆枅振之類也。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卽服注所謂屋椽也。鄭

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
桼。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桼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桼矣。西京賦曰。消霧
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桼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鑿桼板。
張載曰。桼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桼。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桼。桼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
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桼。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
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
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
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
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
和。唱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
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弋劍反。說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跼覓負沚。河靈矍踴。爪華蹈衰。服虔曰。沚。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沚。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嶮。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嶮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踴。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跼覓負沚。負沚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沚又爲災。沚之沚。漢書孔光傳。六沚之作。宋祁曰。章昭云。沚謂皇極五行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之氣相沚。反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沚音。反則在諄部。又。在脂部。服虔音。反則在脂部。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氏之字。亦與從彡之字相通。曲

禮。眇於鬼神。鄭注曰。眇或爲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祗自底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自底。是其證也。然則負疹之疹。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若改衰爲襄。則與疹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襄。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作衰。音色眉反。則襄字爲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玄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雁行也。顏注。麗竝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服役。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逢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眦。秦族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釅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先燿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燿天地。今本焯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敍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大玄玄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沈沈 曠摩紉中

沈沈容容。遙曠摩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

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隄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濼。沈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承。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為沈。史記六國表索隱：沈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為沈。而師古無音。則

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法。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為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紉罔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紉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為噓。則噓庫紉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

噓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噓讀為窮極倦飢之飢字。本作御。又作飢。方言曰：飢，傍也。傍與說文作御。並其虛切。廣雅曰：疲羸勞御極也。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飢受訕。郭璞曰：飢

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驚憚讙伏。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然則遙噓庫紉中。謂禽獸皆遙倦飢於羅網之中也。作噓者。假借字耳。飢噓並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為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為二義。已失之迂。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為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為二義。已失之迂。

若黃說以儲肯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擗邑

所廕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幘之幘。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也。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章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從章本作擗。玉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卽擗字之譌。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心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悵。廣雅曰。悵。忘也。又曰。悵。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緩也。是隸與悵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

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宋祁曰。剖章本作膈。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膈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膈。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𠄎。玉篇。膈。副。竝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督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為副貳字。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膈同音。而俱訓為判。故章本作膈。若本是剖字。不得與膈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為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圻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郭注海內經。引啓筮曰。鮫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姪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纆耳。太玄。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

也。今本微譌作制。應劭曰：微音以繩微弩之微。今本譌作束以繩微弩之微。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微索之微，乃訓爲繩耳。

雀鳥 乘雁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雁四雁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爲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雁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雁爲四雁，非也。雙鳧當爲隻鳧，乘雁隻鳧，謂一雁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雁雙鳧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秦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雉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絀挈儻介特也。楚曰儻，晉曰絀。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翼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雁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古弋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雁隻鳧，卽方言所謂

飛鳥曰隻。雁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雁為四雁。後人又改隻鳧為雙鳧，以配四雁。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隻，四雁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頤頤

蔡澤頤頤折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頤一作頤。蕭該音義作頤。章昭曰：曲上曰頤。該案字林曰：頤，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頤者正字，作頤者借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並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祛音切，曲頤也，或作頤，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頤。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頤，皆頤之借字。

淳滃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滃雲而散歛烝。師古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滃字，今刪。滃，雲氣貌。念孫案：淳滃雲與散歛烝對文，則淳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纓

纓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纓，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頤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

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斲則今之仰泥也。癩。技拭也。故謂塗者爲癩人。癩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癩當作癩。說文。癩。玉篇廣韻同。墀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此即師古所謂技拭。從巾屨聲。屨。籀文婚字。今本屨譌作嬰。讀若水溫羅。羅字注云。安羅溫也。玉篇奴且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墀。癩塗也。亦譌作癩。癩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癩壁飾。今本癩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癩人。今本癩譌作嬰。服虔云。此下引服注。癩音溫羅。今本脫癩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饒。大謬。韋昭乃回反。以上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癩。從巾屨聲。非從癩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屨籀文婚字。故癩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癩字。亦從屨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癩爲溫羅。與乃昆之音相近。章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癩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癩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癩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癩。少見屨。故漢書說文廣雅之癩字。遂譌爲癩。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癩字。何時又譌而爲癩。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癩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癩。癩。癩也。從犬癩聲。女交切。玉篇。癩與猯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癩字。訓爲塗墍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羅。而訓爲塗墍。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技拭。明是癩字。非癩

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夔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夔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夔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夔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夔。一曰夔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夔。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夔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夔爲夔。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如字。讀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秘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第十四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

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冒。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斃。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圜。卽承上使固入圜擊斃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圜刺斃。不當言下固也。圜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加厚字。陳禹謨本。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家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遜。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經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案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

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曰。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卽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鼠。

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揆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彈音徒旦反。念孫案。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旣言揆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匱。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阿匱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邑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

貨殖傳

𦉳

山不𦉳斲。師古曰。𦉳。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𦉳從在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𦉳爲槎。𦉳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咨𦉳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艹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𦉳。與𦉳字相似。因譌而爲𦉳矣。玉篇廣韻。𦉳字竝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𦉳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𦉳斲。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𦉳。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

楚于越。荀子之言于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略越耳。若於越則即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雖非確語，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爲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圍我，可圍。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疆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在廢著鬻財

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穀百數

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

爲出賣非是以廢齊劉伯莊以廢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

舉與時轉貨資裴駟曰廢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

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櫬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

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鹽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鹽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蒼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云鮐鯨千斤鯽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鹽麴鹽鼓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甗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甗甗瓦器受斗六升台當

爲甌。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甕。長沙謂之甌。徐所引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歛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荅。乃荅字之譌。荅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黃齊侯呂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監。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鶉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既楛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屬。細齊語辨其功苦。或作沽酒之沽。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猶麤也。士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今文沽作古。此傳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取賤惡之物。非謂人之賈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

氏獨取貴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闔里爲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闔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闔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已誤讀賈爲價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飫。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今本銛譌作話。史記作飲。飲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飲而德之。章注曰。飲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飲也。正義引爾雅。飲喜興也。今爾雅作。飲。是飲爲喜也。飲。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厥矣。見上注。小雅鼓鍾篇。鼓鍾飲飲。毛傳曰。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

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

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烏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蒼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夙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夙者甚多。念孫案：獨夙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

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殞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殞。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殞於塵中者甚衆。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殞。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殞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食二字云。言無米粟。唯食

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肉二形相似故用譌爲用猶以也言射狐兔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玄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杜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杜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歎。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歎。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羣。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

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而行，喙喙而息，蠕蠕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竝與此同。說文曰：蠕，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竝引說文云：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蚊。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蚊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蛸飛蠕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蠕蠕，蚊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蠓飛蠕動，跂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豺狗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為足，喙為口，則與蠕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兵擊之。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為隨，辯見前將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即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爲介介本作介俗作不二形相似故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即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烏。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

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愞逗留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留。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敞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辭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開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開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開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

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

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苻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苻關入。念孫案。巴苻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

東過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鱷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

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

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苻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苻關矣。隸

書符字作苻。與苻相似。又涉上下文苻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苻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

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黔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辭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苻。

保就

稍令樅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轉。逸周書諡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

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管略屬眞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故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卽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襄二十五年左傳。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之義也。

曰閔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斧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

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鬪之

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曰大之

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

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

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

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

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章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

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

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景武昭宣元成

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

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

讀書雜誌

六 漢書第十四

涇陽侯。陳禹謨依俗本改涇爲沮。

一百十二

